頴川語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潁川語小二卷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謚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謚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臠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蔭入官累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謚清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閟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

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
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
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
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
陳騤文則其中疏舛之處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
考左傳疏及史記注謂叵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
珽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
考楚祠大招謂銑尾訛爲獺尾出黃幡綽則未考王建
詩及王得臣麈史謂林逋詩郭索鉤輈用本草語則未
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
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天非

錬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愼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沿訛習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正尤足以砭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怪者有益多矣裒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即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類從編爲二卷

宋陳叔方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古文孝經罕有也字今人所讀乃明皇本用也字頗多漢書賈誼鵩賦罕有兮字史記本則多有之楚狂接輿歌史記作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上論語多二字宛是楚辭句法莊子所載亦有也字無兮字漢石經本同

古文孝經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司馬溫公指解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與此章何以異唐明皇時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案其文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必非宣尼正說二者之論不同愚謂賤百姓輕徒役乃後世庸暴之君耳古

人未嘗不以民爲貴以徒役爲重事妻子臣妾雖下於我而其理有不可忽者存如待百姓徒役得其心則順失其心則違茲顧可不謹耶

諸經皆有緯尙矣先儒謂讖緯起漢哀平間然曹襃何休鄭康成樊英之徒好之甚篤康成之解經襃之定禮皆引以爲據今日至有不識其名者況復傳誦且如易之緯有六種曰稽覽圖曰乾鑿度曰坤靈圖曰通卦驗曰是類謀曰辨終備隋志所載乃有八卷鄭氏注今傳於世者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坤靈圖一卷通卦驗二卷又有乾元序制記一卷却無乾鑿度當倂識者諸書引孔子之語亦多見於緯文

文有以一字自爲經緯者如詩序所美非美然論語其然豈其然乎句法最嚴潔亦有一字自經緯於數句之間者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云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又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是也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語亦近是有以兩字自爲經緯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語複而成章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則旁無一語之助而經緯井然又有以句之上下兩字聯屬者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又云兼三才而用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又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莊子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有以兩字錯綜而成之者如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只用君臣二字爲經以上下二字爲緯似對不對以盡其義大抵作文之法變化無窮而在方策讀而不玩其辭則其義不能盡見摭此數者餘可以例通矣

作文語法渾渾正正怪怪奇奇前輩評之詳矣洪文敏公聚經子諸史句目曰法語精語者採擷尤密却未有考論文句之或長或短標之爲後作準程者因摭諸書之語敘其大略

於後凡句之短者二字三字爲奇其長有引而至於十五六字至二十字者亦爲奇讀之不覺其長而損其一字則不成句不可讀此古人至妙之法如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之類恐洪氏諸語未必盡收且如二字三字之嚴者曰敷賁肇禋才難是也曰天行健朋盍簪弔由靈胥鼓南乘乘黄是也其稍寛者曰弗弔何居無違是也曰揚之水怨有同利鄭貞美反正從夏南莫春者身中清是也潘子眞詩話論檀弓云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約不失一辭可謂至確愚觀約而理到因難若豐而不餘者尤難如詩大序云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亦一字不可損檀弓云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詩晉無衣序云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家語云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數語者雖長而猶有句讀可析未見其爲奇也有一句而長不可去一字者如孝經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內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穀梁傳昭公四年云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說苑稱子曰會國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也又易繫辭云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此雖十字而立言森密望之使人敬畏可謂法語易有兩句皆長而奇甚者曰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

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論語未嘗以奇稱而語奇尤甚如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此亦兩句俱長之法在史記多有之呂不韋傳云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豫讓傳云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魯仲連傳云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韓文公深達此意其文雖尙奇崛至上宰相第二書頗用長句如曰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又曰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又曰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又曰山林者士

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又曰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此篇布置宏闊如長江大河非此句法則不相稱韓之所以爲奇也又有兩長句而語合者如前所謂辟人之士辟世之士爲賢公子非賢公子僅一二不同此其句法尤不易得孟子乃有數句皆長而語復合者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繼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雖然以論語較之則又有大不侔者如云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譬猶一串白玉數珠顆顆圓淨連連而不雜語法之清空精到。案此下當有脫文

女媧氏古之女主也傳言女媧補天益補天道之闕猶仲山甫補袞職之闕爾傳云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舉世然之仲山甫之補袞果補袞衣哉陰之佐陽柔之承剛女之助男此正補天立極之義也原註女媧古天子風姓出列子注

史家罕載簡牘之語趙壹傳有皇甫規與壹書其略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又云儻可原寮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

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又云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其往復辭語稍近於今亦可見東漢時簡牘體製也

史書非出一手故其間多異同亦有一事而重見者如武后問狄仁傑薦宰相語仁傑傳所載已詳張柬之傳中復有之漢書則不然每云語見某傳似不重複矣至於酈食其見漢高祖輟洗事既載之高祖紀又載之食其傳果何謂也

揚子雲後於太史公者也史記相如傳乃引揚雄語此後人續之非遷筆明矣韓昌黎作毛穎傳謂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葢謂秦始皇時也又曰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浮圖之書秦時未至中國不知何所考而云

跬踔之地目爲天府蓋尊君也嘗考周禮春官有天府之職云天者尊所藏若天物然莊子齊物篇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荀子大略篇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史記蘇秦傳乃以燕爲天府姑摭數處惟周禮之說爲尊且美耳

劒曰南劒雄曰南雄河曰西河蓋郡有同名以方別之溫爲永嘉郡俚俗因西有嘉州或稱永嘉爲東嘉然圖志曰永嘉譜曰永寧編及前輩題識處未嘗用東字爲傳記無有也近時綸誥中或用東嘉二字殆未詳考云

尚書左右司謂之都司都司官不重戴者有罰所以嚴其人也都曹乃刑部都官古之司隷校尉今稱都司爲都曹非也

攷證案通典刑部都官郎中一人下云漢司隸校尉屬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是郎官乃司隸校尉之屬官非郎司隸也疑原本或脫屬官二字

檢正諸房文字乃中書門下省非尚書省謂檢正爲都司之長誤矣

攷證案宋史職官志中書省檢正官五房各一掌糾正省務至門下省不聞有檢正也惟建炎中詔減尚書省左右司郎官二員置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二員次年復舊是中書門下檢正官第一時之制不可援以爲例此似未核

詞翰引用處當審其是本朝奏事時雖宦者亦須遠避而杜詩云朱衣只在殿中間不知所指朱衣爲何官今考朱衣者乃臺省引班之小吏耳

攷證案杜詩朱衣當指侍臣之賜緋者此以宋制朱衣吏言之所說殊謬不知朱衣導引之吏無由得至殿上也

朱衣引馬黃金帶蓋詠宰相之貴也今宰相出乘馬時二人朱衣而前趨者爲朱衣一人紫衣而騎導者爲引馬皆直省官也唐宰相早朝列炬甚盛今馬前惟秉燭一枝所謂煌煌火

城安在哉

亞飯三飯四飯皆飯而作樂王燕飯食皆令奏鐘鼓孔氏曰三飯謂朝夕日中此大夫之禮也

今省部曰帖皆公移也惟帖俗以子稱攷證案沈括夢溪筆談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帖子也據此則帖子之名自唐已然此未詳攷 文昌雜錄

上司尋常追呼下司吏屬只以片紙書所呼叫因依差走吏勾集

姓氏之學散漫久矣世鮮習者往往自幼至老竟莫知其身從何來且以陳姓言之左傳稱爲神明之後蓋自舜也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舜生姚墟以姚爲姓封於虞卽號有虞氏其子孫更不得賜姓卽以虞爲氏

舜之後封於陳則是陳與虞同姓而異氏可以類推史記稱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者是也許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故世本支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此論最爲明白然觀史記之語則有未喻者其敘老子曰姓李氏注謂李氏女所生因母姓則姓氏亦有出於母者何也禹之母呑薏苡而生禹因姓姒契之母呑乙子而生契因姓子則又詭異之甚者要是衆仲及許愼之語栁芳之論爲可信餘不必惑大觀中丞嘉仰孝子忻有富族求婚忻忻辭之著同姓圖曰姬周鄭江與仰同姓百世不通婚姻正緣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特行之其知本之君子歟原註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乃稱鄒訢多

不曉其義蓋以鄉本春秋邾子之國氤氳訢合訢郎熹也司馬溫公在洛一日著深衣散步洛水堤上過邵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康節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也二公學問無所不通蓋詩所謂善戲云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是也後世惟相呼以字而不相名矣乃有以字自稱於人而不名者昨見觀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直書君復奉呈某人秀才君復乃和靖字也而書之與名不異因攷顏籀高儉房喬封倫皆隋末唐初人其時惟稱師古士廉玄齡德彝而未嘗有名之者此蓋以字行於時故師古注漢書直稱顏師古玄齡注管子亦直稱房玄齡也但舊唐書既明言房喬字玄齡而新唐書乃謂房玄齡字喬又謂顏師古字籀不知歐文忠公遂以字易其名何謂也後之覽者何以辨其

名與字之是非耶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字諱嫌故以字行徐有功本名宏敏避孝　皇帝諱故以字行無可疑者高儉傳稱儉字士廉閻遜傳稱遜字立德崔元翰傳稱元翰名鵬其傳中乃悉以士廉立德元翰爲稱是竟以字作傳而不名何也封德彝既以字顯而傳獨書名又何謂也若郭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其字與名混而爲一甚簡便矣

俗稱爺爹父也孃媽母也父母爲正名猶言天地也爺爹孃媽尊之愛之之聲猶天之云高高明明不可得而名也凡所尊所愛而又敬之德之如父如母者故亦以此稱之姆者女師也娘者少女之稱非母也爹本屠可切亦陟斜切又爸浦

可切奢之邪切皆父之稱耶罷者爸之訛也爺古只作耶字姐亦母稱女之長者也哥本聲也無其義今人以配姐字爲兄姊之稱云

伯父叔父同姓尊長之稱爲父之兄弟也曰伯曰叔者長幼之序非實指其人也惟婦人稱其夫之兄弟則曰伯叔葢不可隨夫而兄之弟之矣而又無他名遂因長幼之序以爲之稱焉伯舅叔舅異姓尊長之稱爲母之兄弟也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曰外姑此見於爾雅葢婦稱夫之父母曰舅姑則以此稱妻之父母爲甚正俗呼丈人丈母意亦近之然稱他人妻之父曰丈人則未穩惟曰令外舅可也若云令岳鄙謬甚矣趙邠卿注孟子云禮謂妻父曰外舅堯以女妻故謂舜

甥此甥謂壻也左傳楚文王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此甥謂姊妹之子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二者似可通稱若加外字則直爲姊妹之子矣史記作外生晉史亦作外生惟三國志作外甥其義一也

姪徒結切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又左傳姪其從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是也今謂兄弟之子爲姪葢取字林音義作丈乙切呼之古史傳所未詳自唐至本朝諸書稍見之如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猶指武姓人爲姪也此字惟可施之書問以便人情或有所著作不若稱兄之子弟之子從子族子之爲得也

兄弟之子猶子也正如孔子謂回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

之義乃視之如子也今人便以猶子爲稱殆不可曉凡文字中曰能曰猶曰果然皆獸名假借以爲義猶卽猶豫是也豈可單用左傳稱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亦如二君之義言待寵妾之過禮也今有上僭之妾便目爲如夫人或呼爲側室殊不知卿置側室乃衆子也卿得以立此一官也禮稱妻將生子居側室此又爲妻生子時所居之室豈妾之稱哉大抵世俗稱謂多失其義惟以令尊呼父以內稱妻尚可通若謂閤正爲令政令嗣爲令似令女爲令愛及僕妾稱盛寵盛綱之類傳習已深不覺其謬亦不可得而革矣惟立言之士宜審其辭旨之雅馴者用之可也

俗稱叔父之妻作式荏切稱母兄弟之妻作巨禁切其字則

從審從今而加女於左實無文義而舉世用之莫明其所從來按張太史明道雜志云嬸者世母之聲妗者舅母之聲蓋二合也如張所說乃用梵音二合則如廣韻二十爲廿如捨切俗作念之類耳亦罔所稽據今姑存之集韻於嬸妗字下注但云俗呼叔母爲嬸舅母爲妗而已當俟博知者辯之

丈人蓋父行也稱人之父曰丈者所以父其父也以某丈相呼者尊之也史記荆軻傳云家丈人召高漸離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人尊婦嫗爲丈人又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是也攷證案玉臺新詠載焦仲卿妻詩作大人故嫌遲郭茂倩樂府詩集左克明古樂府並同此作丈人未詳何據或宋本如是也據此所說

其尊特甚自唐以來所稱猶可考且以杜少陵詩觀之或高官或文人或貴盛有地望者皆以丈稱如射洪李四丈鄭十八著作丈薛十二丈南史李鄠縣丈人之類非一其最敬仰者韋左丞丈人又曰河南韋尹丈人皆韋濟也濟嗣立子嘗爲太原尹文雅有政事者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雅三世居左轄故少陵詩云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眞則其人可知矣李十丈判官李驃也曰我丈時英特魏六丈少府魏佑也曰鄭公四葉孫李大夫七十丈李勉也曰王孫丈人行盧五丈參謀盧琚也又贈李十五丈秘書文嶷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沈八丈膳部東美云通家惟沈氏又云禮同諸父長此云者則以親戚或通家之舊亦行輩之長者惟蘇州李二

十五丈長史云星拆台衡地又曰一毛生鳳穴乃貴家子弟耳少陵亦以丈稱之有所敬也栁子厚寄許京兆孟容書稱五丈座前韓昌黎作扶風郡夫人盧氏墓誌云吾父友惟韓丈人宋朝富鄭公素以丈事范文正一日取衡擇監司范公以筆勾倒其人富公呼范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此又見之書牘見之銘墓見之口談皆可證也又按王岐公撰光祿卿王師言罕墓誌銘云罕乃岐公之叔父行也第六既以年德尊又其子弟多與公卿游故自今丞相臨川公而下皆稱爲六丈此最分曉

趙盾比夏日衰比冬日此以人況日也後有以月況人者春月如美女夏月如循吏秋月如翰林冬月如御史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葢禮既卒哭而後諱不敢斥言其名故曰諱則是未祔之前猶以生事之不曰諱也生曰名死曰諱古今通義典籍昭然今世俗問人之名者類曰諱某而不曰名某是其人未死而先加之以諱儒冠縉紳亦且互相傳習略不悟其爲謬者況諱之爲言避也又忌也隱也不曰名某而謂之避某忌某又取何義下俚之人遂有合諱之語猶言合忌尤爲可笑也國之廟諱著於令甲臣子所當謹避凡作文者須易以他字不必科場爲然禮所謂詩書不諱者謂教學之事恐失其本義臨文不諱者謂臨禮文之事行禮之時必有所妨者非謂執筆作文也史記及前漢書諸帝本記不書名諱後漢而下皆異代人所述始有諱秀諱操之

文莊嚴徹逼避之惟謹此猶史之文也如唐之以治爲理不特陸宣公奏議爲多而韓文公諸人應有所作亦曰理亂葢高宗諱也國朝祖宗廟諱皆不難避其習熟於文字間者不過數字如聖祖名(元也)及嫌名第一字(垂也)仁廟嫌名第二字(正也)第六字(證也)英廟嫌名第八字(不也)第十四字(孺也)神廟嫌名第一字(明也)第二字(勉也)欽廟嫌名第四字(全也)第五字(圓也)及舊諱三兩字耳辭(贊)章之士往往易犯而不自知却有書治亂爲理亂者乃爲唐諱何也洪文敏公作夷堅支志以丙爲景此雖唐所諱而洪公(曾)祖少保名炳故借此字用之非無謂而然也

潁川語小卷上終

穎川語小卷下

邵康節先生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沖晦處士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邀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下故舊之家或問陸文安公何不註釋諸經以垂世公曰六經乃註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辭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姦佞也自後諸篇罕以君子小人對言凡稱

君子者皆貴而有位之人如曰我西土君子越庶伯君子凡我有官君子是也稱小人者皆微而在下之人如曰無或敢伏小人之依箴小人難保爰暨小人不聞小人之勞小人怨汝詈汝是也旅獒云狎侮君子狎侮小人下文既謂小人罔以盡其力則所謂君子亦有位之士也無逸云君子所其無逸則知小人之依下文既云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則所謂君子亦貴盛之稱也惟秦誓云截截諞言俾君子易辭乃爲忠佞之分耳其次則周易稱君子小人又皆以卦體爻位吉凶而言者也論語一書首尾二章專論君子其中凡言君子者雖各有不同大抵二十篇之語無非教人爲君子之道君子二字至此大明小人情狀亦可見矣如云喻於義喻

於利坦蕩蕩長戚戚上達下達固窮窮斯濫求諸己求諸人成人之美成人之惡固若黑白之異然覗其所以則碔砆似玉或者迷焉如云小知大受有勇無義皆不甚相遠而況曰周與比曰和與同曰泰與驕皆毫釐之差千里斯謬不特辨君子小人者之爲難而學爲君子者與小人同門而異戶亦未易別也又況孔子於君子小人皆謂之儒則儒之一字君子小人實共之豈不深可懼哉惟孔子有一語點破此事最分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但儒者於仁之一字自是認識不確既不知已之爲不仁又何以知小人之爲不仁世之治少亂多其病根在此故也傳稱彼爲善之小人又有小人之中庸若夫苟賤貪酷無禮無義此盜賊

之靡不足爲小人而世俗乃以此類與君子爲反對大不然矣

萬字自古用之書之惟億萬心詩之千斯倉萬斯箱左氏傳之萬盈數漢書之賀錢萬是眞指爲十千之萬矣未知始於誰也按韻書萬舞名州名蟲名又姓也非万也佛胸之卍與此萬同原註中興頌書万旟万年各不同

句法有正有奇有呼有應呼應者一唱一和律呂相宣以成文也在經史傳記之中固有易見者若簡嚴而奇則爲難知有三字居上而兩字下應者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是也有四字居上而三字下應者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先王以

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也有四字居上
而兩字下應者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鄰道也有疊三
字句而四字五字應者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
樂兮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至虛極守靜篤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有以三字自相呼應者曲禮曰毋不敬儼
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而又承之以四字四句曰敖不可長欲
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有以兩字二句自相呼應者臣
哉鄰哉鄰哉臣哉有純用也字呼應者樂其可知也始作翕
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然後用以成二字以足其
義有數句純用之字呼應而不假他助者知及之仁不能守
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有甚簡而奇者以是語呼卽以是語應

如剡剡也剛變柔也風風也教也又如觚不觚觚哉觚哉荀子云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孟子云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郊特牲三揖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又云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曲禮云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左氏傳云厥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其語稍長者如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所協而用者不過三兩字而昭晰塤篪有不可得而名狀者不亦奇乎然又有奇於此者如易云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釁五如字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雖棄之之至

而未必終棄也雖生之之至而惟恐不生也疊八之字無窮之用只在於用一助語中耳諸書中惟老子荀子作此奇語如老子云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泰去奢荀子云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莊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侈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此類不一雖有倡有應而措辭近瑣與孔子之言相去遠甚不特理有醇疵而辭氣亦然也葉文定公制科進卷君德篇有云其於事天地尊宗廟也眞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格也非貌爲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而況於簡慢廢缺而不畏也此段用

眞見其三字凡十其下句必兩用也字爲之應昔無此體惟荀子云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遜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悅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孰知夫之語卽眞見其類耳荀僅用四亟以六句應之盍未易用也又莊子云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

衆爻爻治亂之卒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此八用且字而上下呼應則用兩乎字語法尤緊又用雖然二字作轉摺以和之亦此意也原註荀子執知夫一段又見史記禮書

字有不同而可通用者洪範曰雨曰霽史記霽作濟曰暘曰燠暘作陽燠作奧荀子董菜百疏疏與蔬同用之皆雅又有古通用而今不可通者如舅犯咎犯今舅不可為咎小紅小功今紅不可為功又有字不同而可互音者如禮記何居音姬列子何姬郗音居其意則一也敬非恭恭非祇祇非欽其義本殊曰誠曰信曰忱曰孚亦然中庸一篇誠字最切皆不以忱信為義如此之類古者未嘗互用也後因程文帖體承襲互用遂混無別名失其指然亦有可互用者如種曰稼斂

曰穡本自不同詩書中種謂之力穡斂謂之納稼今但見其末嘗不通而不知其用之自有意又如聲與音言與語理與道米與粟過與失疾與病罪與戾等語其義雖通而用者自當審也

用事之誤雖杜少陵不能免而蘇文忠公頗多前輩評之詳矣止是不切之詩文亦何所害若告君之辭豈容不謹秦會之丞相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其劉子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爲相湯孔子引周任之言直指爲孔聖此乃中書舍人張嵲代作當時朝士作詩譏之事見周益

公詩話然昔人更有可訝者唐太宗問孔穎達曰孔子稱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
人教人謙耳云云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以曾子爲孔子
容或有誤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
長明左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算
歷一時老師宿儒出其下質疑問辯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
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爲對何也若告以曾子爲聖
人亦恐未允蘇文忠公謂武王非聖人也其上皇帝書有云
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所載子夏之言耳公乃謂之聖
人何也子夏可稱聖而武王非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

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爲孔子書之再上非孔穎達倉猝對之比以東坡嘗記之才又嘗解註論語是爲熟讀之書何告君之際引用多誤如此石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要不失爲謹重後之有文學者宜加謹重可也

作文者好摘兩字語但取飾其說而已遞相承襲背其本義而不暇問也且如賀正用履端二字意謂歲首也而不思乃是閏月事攷證案杜預左氏傳注曰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孔穎達疏曰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史記歷書注引韋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皆指冬至而言此云是閏月事恐緣經文閏三月之文而誤會耳履者步之義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蓋推歷法非主正謹始之事也又如貨利自一孔

以上根括無遺謂一穴之可取者無不取也而不思所語一孔二孔三孔四孔者乃人主之權分與不分耳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此所謂利出於一孔故曰其國無敵非特財利之利凡慶賞刑威皆是也四孔者猶言政出多門故曰其國必亡唐書郴沖傳解之九許又如賀生子滿月用彌月字亦近矣而不思彌月不遲乃是滿十月而生却非已生之後滿一月也又如賀生辰用慶誕字意謂慶生也而不思詩書中凡云誕者乃也大也闊也欺也生民詩上文明言載生載育故於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誕皆訓大非訓生育也近世名公乃多用之歐陽文忠公所草賜文彥博生日禮物詔云適臨載誕之辰又賜宰臣以滿散乾元

節道場香口宣云式因誕節祇率家寳是道謂生辰爲誕節矣曰載大曰大節不知何義恐公必有所本其賜陳執中生日禮物詔云爰逢慶育之辰此語却雅而實也又如公退之暇類曰退食意謂退而飲食也而不思退者減退之義節儉自公不以食爲重不以祿爲急故也范氏註文又謂退而食於私家則是去官而家食者也與今人所用之義絕不同杜少陵詩云退食從容出每遲自杜詩下此兩字後人遂襲用之未審杜少陵果用羔羊詩中語否也又如景行二字明皇孝經序云景行先哲殊不思景者明也景行止謂有明行則行之非企慕之義眞文忠公初字景元樓宣獻公謂明元無義遂改爲希元然洪文敏公博洽君子亦字景盧而不自

覺何也俞淸老名軒曰景陶黃山谷答書云景陶軒名差誤遂相承謬耳亦如謂郡守爲一麾也輒爲公題爲今是軒山谷之語可謂明白如郡守用一麾字意謂旌麾之麾也而不思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是麾去之麾非旌麾也周益公詩話云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以爲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愚考顏延年爲永嘉太守作五君詠其一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咸因議荀勗所造樂不合遂左遷出守言爲勗所麾而出也延年出守永嘉亦非其意故借咸以自況若啟劄中施此二字於他人恐未爲穩

善狀事物者讀之如親見韓昌黎作薛公達墓志君執弓腰

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師曰請以爲君歡遂適射所一座起
隨之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
大呼笑前輩固評之矣然又有甚善於此者仲尼居曾子侍
曾子避席復坐吾語汝此一段分明是畫出一時氣象豈後
世文筆所能形容者
文之隱顯起伏皆由語助雖西方之書猶或用之蓋非假此
以成聲則不能盡意其精微杳眇惟在所用之確而不問乎
少多也毛詩有一篇全用兮字者如猗嗟是也有全用矣字
者如桑中是也亦有全用也字者如牆有茨君子偕老是也
然也字用多最難韓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
亦不過有韻腳而綴也字若毛詩然至歐陽文忠公作醉翁

亭記乃散文爾首尾數百言悉用也字前此所未有因見論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云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又云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此已有逐句用也字之體矣至荀孟最盛如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不若孔孟之粹爾

世以散語爲古文四六爲今文所以唐書不載詔令以其多

四六對偶不古也宋景文公摘碎云予修唐史未嘗得一詔一令可錄於傳唯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愚謂宋公之說固是但唐人制作自不古耳若謂四六非古文則不可文辭之起莫先於尚書東冊號令論議之宗也自堯典至咸有一德率用四六語如堯典平章百姓對以協和萬邦此四字語也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此四六語也舜典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四六語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四字對也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此六字對也大禹謨以後如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肆予
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日宣三德夙
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明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天乃
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似此之類皆用四六而
成章者也至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
遠惟明聽德惟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有言逆於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又諧協通暢漸有今體古之四六語至是稍坦平矣盤庚一變而爲詰屈聱牙幾不可讀此今之所謂古文者也韓昌黎以此作唐人之氣柳仲塗以此傳本朝之脈文藝家遂指四六爲應用之學愈習愈下蠹蝕腐爛非惟不可復古而又併近世之體失之掌辭命之官若能以典謨爲法豈病四六之不古哉

傳記中語自有確對如尹賞傳虎穴可對龍門元結傳哀邱可對京觀峽州郭景純爾雅臺可對文選閣陶淵明策扶老以流憩扶老策杖名也李長源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

和養和對扶老亦佳

容齋三筆所聚四六名對皆可人意然止取比事警策而已愚謂前輩四六如勾龍田成都提刑謝表云愛民如愛身恪謹髮膚之毀議法若議歷靡容毫黍之差辭旨深切使人凛然

父輔婦道抱數字皆上聲也而以去聲讀之其杭浙之音歟

不字只字打字世所常用不本音否又平聲方鳩切只本音紙打本音頂又都冷切今所用者皆非本音矣打字不經見其義訓擊隔花催喚打魚人捕魚謂之打義或近之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於擊之義絶無相沾而皆謂之打何也只字見毛詩他無所出攷證案只字毛詩之外又見楚辭大招此云他無所出非也惟不字最

多諸經史盡作入聲讀若用本音當作平聲上聲可也及觀孟子有否不然之語注云否不也於否字下更用不然字則知不之與否自昔非同音明矣

作詞於滿庭芳換頭處第二字當押韻如秦少游云銷魂當此際周美成云年年如社燕魂年韻也沁園春亦然

台台星也言台座台光是巳鈞鈞衡鈞陶也言鈞造鈞範是巳乃因台墀台照而亦以鈞為墀為照便失其義鈞翰鈞眷理尤不通公私熟習既久勢難痛革當求稍近理者用之

如上啟啟上古者通上下用之而無申覆稟之語蓋申與覆二字乃重審之義而稟者受所命也皆非啟白之謂也今人有所啟白乃例用申覆稟三字失其本義矣

今省部曰劄皆移也惟劄俗以子稱而於劄則直書曰劄子子字不古乃吏文耳今友朋交書亦間用劄子又寖失之

近年簡牘好用端拜肅拜端冠也端拜而議乃冠其首而後拜此非端人也之端周禮鄭注肅揖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此非恭作肅之肅

俗言三平二滿蓋三遇平二遇滿皆平穩得過之日五角六張者五遇角六遇張其日不穩多乖故云乖角乖張也

俗語皆有來處語本常談二書詳矣折閱二字蓋出荀子閱者賣也知慧布施四字非特佛書有之荀子云智慧甚明又云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莊子亦云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逸詩詞也江浙間居室不利避寓他所謂之出交妻妾不諧謂

之不相宜利史記呂不韋傳云太后許卜當避從宮居雍此因卜而徙即出交也唐書云顏思魯與妻不相宜即不諧也

俗謂擊頭曰[illegible]呂氏春秋云以楫𧆐其頭又謂去頭巾曰科史記科頭觀此則知雖猥細之語未有無所本者近士大夫好稱游兵爲哨騎哨之爲義傳所不載有施於代言者殊爲不雅平分風月傳無所出前輩名公啟牘未嘗用之葢曲句也呂成公謂晉宋間語及詩中語不典重者不可入制誥惟杜少陵詩特進羣公表可用之特進制中

有不假藥石專以湯火治疾者如建劍間村巫使病人熏蒸沐浴而病自去有以筋力治病者唐之按摩博士是也今市井間有爲人消息者其按摩之餘術歟

古者兵刃不以鐵而以銅甲以革矢以砮或骨農器却用鐵而耕不以牛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云以金爲箭鏑庚公之斯抽矢扣輪去其金銀銅皆謂之金自漢以後兵非鐵不利耕非牛不力人物之性與古異矣鄭氏注考工記矢人爲矢乃有鐵莖之說其後世之鏃與

士大夫多好某然名位稍高者人每遜之不敢盡藝以敵由是益自高有一事堪比唐莊宗喜優戲善角抵嘗詔王門開曰朕與作對供養太后又先約之曰卿不可多讓門開退謝者數四又謂之曰卿如一拳致朕倒者與卿節度及出手果一拳下而仆尋除幽州節度

花有瓶非古也葢自釋道獻花始今人遂取古鼎彝尊罍之

範強名而用之
冬間花瓶多凍破以爐灰置瓶底下則不凍或用硫黃置瓶內亦得
邵氏聞見錄有叵羅不知何物攷證案叵羅酒器也見北史祖珽傳又李白詩岑參詩此似未考葉文定公端午詩云立瓶叵羅銀價踊是直以沙羅爲叵羅沙羅者今之盥古之洗也當俟博古者
齋名自號近忽尚之朱文公最多晚年自益得遯遂焚諫藁更號遯齋而終焉東萊乃呂成公之祖非公自謂而通國指成公爲東萊非也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號皆曰龍泉葉某後居永嘉水心寺側水心寺名也趙路中序公遺文直目爲水心集當爲公辨之

有馬者借人乘之孟之反策其馬皆謂車也古者乘車不跨馬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是也跨馬乃北俗後人便之遂備韉鐙之用朝士大夫皆跨馬矣

思陵在維揚雨中見扈從臣僚奔走泥淖甚苦至杭州令悉用肩輿汪浮溪撰謝表云臣勞於下宜無佚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懷寒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之佚朝士之得用轎自此始唐武后時王求禮爲監察御史上書云自軒帝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張安道之父年九十餘一生不乘轎擔云豈可以人代畜司馬溫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狹策杖以行王荆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

敢以入代畜今無貴賤盡肩輿矣而武臣軍帥亦用之何也
國朝之令非婦女小兒不許衣純紅黃唐制庶人服黃鑿銅
鐵帶非庶人不服黃與本朝之制不同岳陽有呂洞賓像烏
帽革帶麻履而服黃袍或云御賜服非也其庶人之服乎
帊幞之幞音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帊字相連今通上下皆
作複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羣臣進物皆
云夾複全既　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幞頭式範與淳熙以前微有不同祕閣奉藏藝祖御容幞頭
展脚倍今之長其制所未詳也
笏以象直者名正笏詘者名側笏所賜不同亦有定制
腰帶下垂義取於順唐制謂之鋌尾字從金從乇小說云黃

幡綽以伶官無魚袋插獺尾於腰謂明皇曰賜緋毛魚袋或者不知鉈尾所出遂指爲獺尾非也攷證案唐書車服志腰帶者搢垂頭於下名曰鉈尾取順下之義又考王建詩新衫一樣殿頭黃銀帶排方撻尾長中華古今注文武品階腰帶蓋古革帶六品以下用銀爲銙向下插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塵史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鉈尾本有稱撻尾者後人呼爲獺尾或緣撻音之誤未必緣黃幡綽語也

魚袋古之魚契也今虛設矣其制革囊而以木　其中銙東釘鈒凡二十四件飾以魚十七有終身佩之而莫之知者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名或訛則實必亂正其名可也且如桂爾雅名梫木斫郄月中桂以月中之影似之木犀乃巖桂詩人便引木犀作月中桂誤矣趙紫芝之詩巖前未有桂花開郄下得好芙蓉蓮花也又名芙蕖其花菡萏拒霜乃木芙蓉

因其映水而艷直稱爲芙蓉誤矣沈元周詞云湖上秋來蓮蕩空年華都付木芙蓉此最分曉盧橘枇杷其名既異實非一物桄榔子可以爲麪而麪不可稱桄榔蘭有國香澤蘭也又云卽零陵香也楚辭所稱者囊之可佩湯之可浴其氣正可以祓不祥故比君子今之蘭花與牡丹花唐以前皆未得見愚觀嘉祐本草凡草木諸品多有莫辨其名莫名所用者至大觀重修悉刪去之斯不惑矣蕙至今莫辨

花似葉而實鳳巢其上者梧桐也

紫荷囊乃負荷之荷非蓮荷也或以紅藥對紫荷誤矣

鞠華作菊花離支作荔枝荔草名非木也然字既雅潔用之有自來若以人蓡爲人參賜坊作櫃坊則全失本字又如十

幹十二枝術家以干支二字代之從筆之便甚可笑也驚蟄化爲京道矣太一數也乃用甲乙之乙至以務音戊以貴音癸久久成熟不覺其訛應與印二音本殊占者類寫世應爲世印既失其字又混其音前輩詠子魚一曰通印言其巨也一曰通應謂所産之地也詩家至今不能辨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乃用本草語（攷證案郭索見揚子鉤輈見李羣玉詩此云本草殊誤）本草中如黃精曰黃獨山蕷曰玉延蓮曰藕實荷曰水芝芋曰土芝蟹曰擁劒之類入詩文用之皆雅馬蹄香似細辛其名亦佳山海經云蛇谷上多少辛少辛卽細辛也本草不載

周益公啟濯濯祥麟爲聖人而出也鏘鏘鳴鳳覽德輝而下

之語甚新雅

果有實於幹者南海之波羅蜜也迸出自幹狀如大瓠膚若佛髻而肉厚白漬以蜜始可食腹中子類芋栗此果中之豪也

嶺南七十二子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嘗取之皆猿狙之所甘強名曰果如古買鼠粘毛韶火炭斤斗乃諸子中稍可名者攷證案桂海虞衡志果云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果故余不能盡識錄其可食者五十五種今云七十二子與原書之數不符且志中止載有粘韶火炭而古買鼠毛斤斗諸名無之古買疑郎古米之誤韶子即志所云山韶子藤韶子之類餘皆未詳疑叔方所據本或與今不同也然鄙澁已甚惟餘甘子一種其味比諫菓則婉比橄欖則清此果中之君子也

韓昌黎答柳州詩以食蝦蟆爲怪今海族怪者莫若鮀魚其實非魚也張華博物志云東海有魚狀如凝血其名曰鮀佛書曰鮀目蝦蓋其形如笠覆纓絡而繫以四襻無目得鰕則行故曰鰕鮀紅白明瑩色如楪子故曰海楪海人膾之如絲固之以礬其色尤瑩故曰水母綠沃之湯則卷縮如活若昌黎公見之深歎驚矣

韓昌黎初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馬甲柱卽江瑤也章舉今呼爲石拒以其有力能附石拒人取而脯之火炙之則動或謂之九尾魚

鱟雌常先雄其子如積珠毀殼而產殼甚銛利南人捲之爲杓戛釜無餘瀝吏之能席卷者故戲指爲鱟杓官人云

鰂魚本草從魚從則世俗見其能吐黑沫且則賊之音通遂呼爲烏賊

潁川語小卷下終

麦日齋叢鈔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案愛日齋叢抄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參校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郛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參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而裒輯排訂尚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薳趙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

其體例與張淏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仿彿相近特其文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惝怳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摭既富中間訂訛正舛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唐末準書作隼之不始於宋銅人之有四鑄宋恩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變禮百官乘轎之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白石之類於考證經史頗有裨益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掇拾編次釐爲五卷間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者蓋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參考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四庫全書原本

愛日齋叢鈔卷一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縣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一）案原本脫者士二字据居士集補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祭之（二）案原本祭之下衍以字据居士集刪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余讀其文因攷之禮凡學者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見王

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於學春官大祝大會同皆造於大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亦云舍奠也（案原本自祭之以禮下脫四十四句今據說郛補入）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奠不於學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春官簭人（○案此春官占夢文作簭人誤）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氏以釋奠者設薦饌

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爲釋菜奠幣孔氏以爲直奠置於物方氏以爲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以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爲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玄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菜蘋蘩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采菜兩音而異義其說惟儀禮之家有以折衷也

通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

賣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賣當是前長興三年事至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爲漢使楚假道荊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麈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

子監爲監中印書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鍥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則非李鍔書倣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又云李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鶚即鍔也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

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爲板本大槩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行遂以爲始於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宋朝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樂語云香裊狻猊雜瑞烟於綵仗雪殘鳷鵲耀初日於金鋪此益公記行都事也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節詩云狻猊對立香烟度鸑鷟交飛組繡明今春使至朔庭率見之此陸務觀追記東都事也范至能攬轡錄記兩楹間有出香金獅按大防北行日錄記有金香獅金龍山各二此必務觀謂率見之者獨

未詳益公所記何如也
今所謂掛𦉪其名傳寫多異同平園游山錄記倅送步障二
俗名畫獅蓋北人飾以氈毯而畫獅子形故云爾或云名掛
𦉪洪景盧作話私小閣名借春見於詩云居然丈室巧剸裁
截竹爲楹不染埃未詳卽掛𦉪否趙彥衛閒記云紹興末宿
直中官以小竹編聯籠以衣畫風雲鷺鷥作枕屏一時號曰
晝絲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以障風野次便於圍坐或以
名不雅易曰掛𦉪又曰出於北邊目曰話私乾道閒使者嘗
求其骨則不然矣且以言爲話南人方言非北語也按崔豹
古今注罘罳屏也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
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注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

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鄭禮記注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廣雅云復思謂之屏王莽壞渭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唐蘇鶚演義稱罘罳織絲爲之象羅交文之狀施宮殿簷戶之間又文宗實錄甘露之禍羣臣奔上出殿北門裂罘罳而去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則是漢以屏爲罘罳唐以殿間網爲罘罳以字考之二字從网有網之義漢屏疑亦有維索以爲限制今云掛絲第言以絲掛於竹骨之上若用罘字亦取罘罳之義其實圍屏也開寶遺事長安士女遇名花則以裙遞相插掛爲宴幄茲其始也東坡守汝陰以帷幙爲擇勝亭亦此義趙氏因掛罳而及罘罳必欲攷此則程氏演繁露

尤詳制凡五出其一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其二顏師古注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其三漢人釋罘罳爲復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至王莽斸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其四崔豹古今注依倣鄭義而不審知其詳遂析以爲二闕自闕罘罳自罘罳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又釋闕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

昭示四方其五唐蘇鶚謂爲網戶演義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葢宮殿窗戶之間網也此五者其制其義皆不可廢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以此刻鏤施於廟屏覆諸宮寢闕閣非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别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其爲罘罳未始或異鄭康成葢本其所見漢制而言未於先秦有攷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些以木爲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想其制則罘罳如在目前矣宋玉之稱網綴漢人以爲罘罳其義一也豹謂合板爲之則是可以刻

綴而應罘罳之義謂築土所成繪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罘罳之象乎況文帝時東闕罘罳嘗災矣若畫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也乃知顏師古說可據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楡桷夜同傾正與漢罘罳災相應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證罘當爲網引甘露之變斷罘罳裂去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罘罳畫捲閶闔夜開遂謂古來皆爲網誤以唐制臆度也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寘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所因倣非古制也唐雖借古罘罳語以明網戶然因其借喻而形狀益著也程說備矣觀趙彥才杜詩注援引不出此其略謂案蘇鶚演義稱罘罳織絲爲之乃引文宗實錄

甘露之禍裂斷罘罳又引杜詩罘罳朝共落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罘罳晝捲皆非曲閣屏障之義又以崔豹顏師古之徒爲大誤又按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其淺誤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又引魚豢魏略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爲證又以絲網之說爲大謬二說皆通以爲網則繩爲之施於宮殿簷楹之間如鷃之說是也以爲屏則刻木爲之施於城隅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二說中段氏爲長案五行志注云罘罳闕之屏也玉篇云罘罳屏樹門外也又云罘兔罟也但屏上彫刻爲之其形如網罟之狀故謂之罘罳音浮思

則取其復思之義且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故宋子京詩云秋色淨罘罳皆其義也又觀洪慶善辨證亦以結網與間屏謂罘罳有二杜詩蓋指殿簷間罘罳大抵漢唐異制掛罳復出於近代固當別論以附疏通連綴之義而編竹交加幾類網戶謂之罳者亦通

禮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至五十卽稱伯

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於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他大夫則呼字卑者盖亦字尊矣馬丞卿赴亳州丞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輩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童蒙訓曰故家惟晁氏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云案原本脫故家惟晁氏至又云八句今據說郛補滎陽公外弟楊公諱環寶與他人語稱滎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舍人雜誌云張正素先生子

厚名舉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書未嘗稱字楊器之大夫名銍實滎陽公表弟於東萊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案原本脫楊器之至亦未嘗呼字五句今據說郛補往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滎陽公以應之當如是是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呂進伯逐門客謂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而醻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職也嘗見前輩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字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始有字後進者要是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按嘗見前輩不呼後進字至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十一句說郛所載與此不同今仍原本而附錄說郛於此嘗見前輩不呼後進者要稱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當獨朋

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荅朱載書論此書云古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謂朋友字而不名正孔氏同等不可以名而加字者也○案說郛於嘗見前輩不呼後下脫三十字蓋因兩後進字相同誤接大典本則脫李文公下百三十九字顏氏家訓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亦因呼為名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續家訓云魏常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何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

拜之有庚翼子爰客嘗候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庚稚恭家益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對侯昱而字其父昱不以爲嫌且字可以爲孫氏古尊卑通稱春秋書紀季姜益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稱字爲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於人子人子有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顏氏舉字可以爲孫氏至董氏續訓衍而記之其論稱字之貴之推既据古以証後來諸老辨此加詳案自董氏續訓至此五句說郛脫去今依永樂大典荆公亭石仲卿字以爲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

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爲重歟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横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主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葢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葢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字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爲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葢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

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
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旣尊
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寗惟是仲尼作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
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荅張
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
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
稱仲尼也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
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
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
曰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荅羅愚書古

人以字為重雖孔門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為仲尼與謚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稱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誌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凡此俱推稱字為甚貴洪景盧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荅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門人各字其師者也周益公疑無已作王平父集序字歐公至子固則曰南豐先生無已學於南豐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輕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

也無已何尊焉至於傳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是知以字為天下通稱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別其師資之私敬無以過於字也蓋參古今而論則臨文記事尊者稱之以字非不敬也應對之頃書疏之間則字於其朋友從呂氏說可也世俗去古遠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號稱猶未可也況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冀來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

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堯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於書問不可解黃氏法帖刊誤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

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黃長睿精於考古從其辨証知文惠稱字無疑矣按漢書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顏師古以爲張氏說穿鑿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爾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長睿所引顏注謂此西京雜記云鼎衡小名也若文惠前名後字或取法漢人

前輩名其子弟多不可遽解李邯鄲將名三子期必用經語之言三者又必四字成文第二三字皆入聲第四字平聲然後取第二字四字名之長曰復圭取三復白圭仲曰壽朋取

三壽作朋季獨無之乃於佛經取三德苾芻名曰德芻項平甫得之曾仲躬侍郎王仲言亦記其事但以壽朋為長賀方回二子曰房曰稟於文房從方稟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常子然璞本河朔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雖走使鈴下皆然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使人不可效耳蜀鮮于氏子四人長曰可次曰呂次曰參次曰𪓐自一口而至四口賀常事見老學菴筆記平甫文記孫和甫樞密命其四子曰朴曰埜曰懮曰穀韓蘄王命其四子曰朴直古質唐呂渭四子曰溫恭儉讓此則古者名子義主教訓為重宋謝莊五子颺朏顥淪世謂莊以風月景山水名子或後八

推其偏傍云爾惟漢史恭三子高曾立以世次懸隔之稱連名伯仲間何耶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黃公東園公蓋公泄公申公毛公貝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歷秦漢間齒旣宿矣司馬德操少龐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國父爲獄吏決曹亦稱于公正以年德見推唯史於夏侯嬰稱滕公時爲滕令後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此猶（按原本脫此五字今據說郛補入）項羽所使薛公郯公或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

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書相國房公琯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者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東坡記墨君堂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是足證公者不專以爵貴也洪景盧採子厚東坡語記公爲尊稱又曰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稱鄧禹爲鄧

公吳漢爲吳公伏公湛宋公弘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案原本橋作崔依說郛改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也三國亦有諸葛公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語宋顏延之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爲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稱語因過激爾自時俗崇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案說郛本重書字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或雜用

石林燕語云尚書省文書行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曾

公爲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避之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曾公爲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爲平貨務按此則史衛王爲相曾祖名詔內外文書避嫌名照會皆易證會亦猶此也後唐郭崇韜父諱弘字相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大臣家諱更易公名崇韜以後蔡京亦過矣叢書之論準字爲多如野客叢書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甕牖閒評今州縣判單子書准字合書準字而去下十者蓋真宗朝寇萊公名準故天下不敢全書準字後世遂因之而不改亦猶唐穆宗在東宮時判依字去人而書衣時韋綬爲侍讀問之穆宗曰上以此可天下事我烏得全書此亦去下十字書准字之意也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准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註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

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言蔡曾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今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准字處所避可知項氏家說云勅劄書準爲准相傳爲避寇忠愍公名或云蔡京家諱皆非也按唐韻已收准字注云俗字也顏氏干祿字書並出准準二字注云上通下正則準之爲准久矣然則准非避諱而省文二書引證既同淳熙間周公兼政貴勅始用準字且記其事於二老堂雜志云勅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因寇準爲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攷五代堂制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作相又

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也
銅人凡四鑄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史索隱長人見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漢在
長樂宮前董卓壞其十爲錢餘二猶在此秦鑄也漢靈帝中
平三年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列蒼龍玄武闕外此漢鑄
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
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
司馬門外酈氏水經以爲文帝黃初元年小異李長吉以爲
明帝青龍九年八月緗素雜記辨明帝青龍五年三月改景
初元年至三年而崩無青龍九年李集一本自云青龍元年
後石虎使牙將張○案原本脫張字据晉載記補彌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

銅駝飛廉入鄴苻堅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此魏鑄也夏王赫連勃勃鳳翔元年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時當晉義熙九年入長安在義熙十四年則銅鑄金飾猶在統萬此夏鑄也由嬴秦包括四海盡飲鋒利於無用且千萬歲方將震耀黔首而草木已爲兵矣時君僭王不悟其繆相承若鎭寶何耶銅駝或疑卽銅馬邪二物也馬伏波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以進詔置宣德殿下是銅馬也然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云武帝時東門京所作置金馬門外者董卓固嘗與飛廉俱壞之曹石何所徙水經注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董卓銷爲金用銅馬徙於

建始殿東階下五代喪亂此象遂淪則飛廉毀而銅馬存石氏徙之鄴符氏徙之長安也茲物與盛衰無情者薊子訓有五百年之感索靖發見汝荆棘之嘆豈其閱歷年數之久益有可悲歟況其迹已亡矣世有道感慨之故者訖無以外是數物甚於薊索之親見想玩制作殆其末耳故集本末爲好古者道之赫連鑄作在入長安先後當更考

漢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曰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瓚曰今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絶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說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絶水乎予按韻書皆於平去二聲並見若淵明使門生二兒舉籃輿又非南

方竹輿之類耶富鄭公乘小轎過天津蓋中州尊者用之而司馬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元祐元年正月有詔左僕射司馬光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公嘗奏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乞如聖旨權許乘轎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又言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往諸位商量是公晚在相位固乘轎矣然本優禮也歷史記唐丞相乘馬至五代乘檐子近年唯文潞公落職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臥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文公語錄云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惟元勳大臣老而有疾方賜乘轎而宜

者將命之類亦皆乘轎却掃編云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磚甃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皆乘馬建炎初上以維揚磚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羣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蓋東都舊制惟婦人得乘車其他耆德大臣或宗室近屬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已爲異禮靖康末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褥而已上猶却之蓋在京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百官非入朝無乘馬者觀汪彦章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輿轎表云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

或至顛隮乃曲軫於睿慈俾獲安於徐步事與李氏記思陵
天語合自大觀二年詔巡檢縣尉毋乘轎提點刑獄司察之
是郡縣有司多已乘轎矣政和三年詔時雪溶降路滑馬蹶
臣僚造朝或至墜傷可特許暫乘肩輿惟不得入宮門則肩
輿之制始權宜通同於京師北盟會編載靖康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有旨勘會百官馬既行在根括殆盡不可步行今
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乘轎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門省符
下開封府榜示百官乘轎實不自建炎始丁特起靖康錄云
金人索良馬萬疋在京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許留一疋自
是士大夫跨驢有徒步者皆言京師也竹輿之用久著於江
表由東南馬少故從土俗之便爾

唐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命以金蓮花炬送還此蓮炬故事之始洎乎宋神宗召知制誥鄭毅夫對內東門小殿命草吳文肅出守青州張文定叅政制賜雙炬送歸舍入院熙寧間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對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元祐間東坡爲學士草呂申公平章呂汲公范忠宣左右僕射制夜對內東門小殿撤御前金蓮炬送歸院乾道間周益公權直學士院草虞雍公梁鄭二公相制晚對選德殿退御藥司自複道秉燭鎖院益公記之自謂庶幾金蓮故事極儒生之榮遇淳熙間史忠定入侍經幄賜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進詩以謝有金蓮引雙燭之句寵待詞臣而優禮舊弼尤前此所未有

田敬仲世家田乞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其以小斗受賦大斗予民粟齊之粟民齊之民也景公不得用之則閭矣宜思歸田氏使田氏行之景公能禁之民何爲歸田氏哉左氏亦謂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燠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蓋晏子知其事矣史於殷紀書西伯自羑里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此失權重周紀書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余謂陰者權謀詭秘之術田乞可以用也文王肯爲之乎此語開姦臣盜國之謀況以德爲陰德異乎所謂德也爲善由私也者非也

漢惠帝太子名張后子既立而廢者無其名山更名義又更名弘卽史云少帝不疑○（案此下似脫張后子三字）先殂朝武太與少帝俱遇禍通鑑書所名孝惠子余讀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則史云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後宮子者孝惠諸子邪又云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人子猶前後宮子第非張后所產也又云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此謂弘非前以太子

得立而復幽死者其言後宮人子則諸稱孝惠子者皆使毋
張后而本後宮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直書
皇子愈無辨矣況張辟彊言帝無壯子而已獨史云濟川王
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后已崩漸寓微詞然指
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繼嗣不明之語也以事疑之則齊
王遺諸侯王書豈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謂高后春秋高聽
諸呂擅廢帝更立以廢立爲罪則所廢非他人及呂黨已誅
大臣始謂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呂后以計
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於是滕公入宮言
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
帝子不當奉宗廟此時無足顧惜矣假有眞孝惠子誰復爲

呂氏證之大臣者誠審其非縱不能爭於先及此變更追數孽后亂國之罪彼皆童孺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顧不大公至正歟方且相與陰謀曰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議欲立齊王則瑯琊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代王母家薄氏長者且代王高帝見子最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乃迎立代王渭橋請間爲宋昌所訶始上璽綬大臣處國勢安危之會惴惴計已之禍福何以免人之疑至選士教后族又曰吾屬不死命乃懸此兩人如休戚之有不關漢之存亡獨無可慮哉因教竇長君兄弟之謀而重疑焉謂孝惠諸子寃乎否也夫以埽除呂黨援立賢王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濟事非無功天下後

世惡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此著本末最詳乃知始立者似眞孝惠庶子亦與齊王書論廢立事合弘書呂氏子餘可推矣於外戚恩澤侯表諸呂之間列義朝武太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注本紀引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表或逸此語吁賴孟堅以決馬史之疑史之疑決則幸無疑於漢大臣者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卽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殷紀云

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世總曰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帝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案原本脫見字依說郛補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爲婦人紀言王媼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注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爲負耳案原本脫師古引劉向以下二十九字今据說郛補世家言戸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

丈夫爾乎謂張負果婦人當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注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歟史註猶有異論者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大重之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

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爾今余觀歐公所爲簡肅墓誌及湘山野錄皆云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誤宜汪氏引宋子京謁廟賦以證至程氏攷古編又因貽孫之說考其詳云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据此詔○案原本脫詔字依說郛補特令於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并與廟

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語錄或問禮婦人吉拜惟君賜肅拜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杲遂擧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會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案說郛本作俯手如揖便是肅拜故禮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荅拜者蓋只跪坐在地拜時亦

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如今時撎傳云介者不拜故肅使者而已文公舉貽孫之對爲范杲當別有據其論婦拜爲詳矣鶴林玉露別記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撎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

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歛手向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特撎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案自拜特撎作男子拜以下二十八字原本脫去今據說郛補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巳如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伏跪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歛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尚左亦然古跪自

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於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建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行於宮掖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爲男子拜引建前一詩證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禮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如東魏高澄尚馮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第錫錦綵唐韋敬吳后生代宗三日元宗臨澡之王毛仲妻産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賵酒饌金帛授其兒五品官姜粤以公主子

生三日玄宗曰他物無以餉吾孫賜六品官緋衣銀魚又武后時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告其屠殺楊太眞以錦繡爲襁褓裹祿山云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日爲重東坡賀子由生孫云昨聞萬里孫已振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洗兒殆古意也晬謂子生一歲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其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玉壺野史記曹武惠王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曹眞定人江南遺俗乃在此今俗謂試周是也惟世傳

滿月且文之爲彌月指詩誕彌厥月言之按毛氏曰誕大也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呂成公註莆田鄭氏曰彌滿也其義非謂兒生及月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鵞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陸務觀謂此即東坡記盤游飯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即滿月也東坡又記閩人生子三朝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葱錢曰葱使兒聰明錢使兒富大要三日之禮通古今遠近爲重爾

案原本脺謂子生一歲至致燕享焉爲一條世傳滿月至末爲一條據說郛脺謂子生一歲上脫三十四句世傳滿月上脫十二句今据補入仍合爲一條以復其舊

魏太武詔毀浮屠形像誅天下沙門而起天師道場受寇謙

之符籙作靜輪宮唐武宗詔毀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場受趙歸眞等法籙事固反於太盛勢復激於一偏宣和之事是已魏正光以後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唐會昌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數穆獲祆僧二千餘人周顯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九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數可以言最盛時矣江氏雜志記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千寺趙德麟載之侯鯖錄

北史所載元魏正始間都城寺踰五百占民居三之一唐代宗以元載王縉等勸事佛由是深信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

寺或疑非其教所向不可知也宋敏求東京記載太平興國寺故龍興寺周顯德中廢爲倉昌陵之初主僧檛鼓求復其舊遣中使持劍往視其怖畏即斬之至則神色自若引頸就戮遂詔復爲寺彼能堅忍自强震以刑威且無避崇長之宜何如蓋輕生死者其師立教爲然抑亦鮮矣豈盡不可却也漫錄記宣和六年義烏普門寺主僧飲酒食肉爲知事毆奪交訟於邑令逐主僧杖遣知事猶訴不已聞於外臺付州欲治其事二僧乃踰月不至忽道籙院下縣云普門寺住持僧某奏夜夢神人告普門山與金華洞天相連乃高眞會集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速聞朝廷改宮易服臣不憚遼遠趨詣闕庭願改宮額度爲道士得旨寺改道宮僧某還俗姓毛名

歸眞特授右街守闕鑒義林靈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詔僧徒歸心道門者聽詣輔正亭陳詞卽賜度牒衣紫長老僧官別優賜視官品使道流創爲之說求附於釋氏勢之所從視此足矣張知甫可書記温公在政府每過潞公有門僧求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温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既不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卽誅之僧聞卽遁是可儆其徒之反覆而政宜大臣所不敢問也

愛日齋叢鈔卷一終

予取愚公二人焉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率子孫荷擔者三人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

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以告管仲仲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夫不可改者山也而山夷不能動者君相也而爲改聽酈道元注水出齊城西北○案原本作西南据水經注改歷愚山東有愚公塚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此卽說苑愚公柳子厚以染溪爲愚止因古有愚公谷見詩序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以穆生不嗜酒爲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不可遂去

田單收卽墨城中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十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事誠奇儁或者疑之卽論數十穴千餘牛豈不自相抵觸能悉赴敵如人約束單東神哉此法乃有用之者東漢楊璇爲零陵太守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羣盜驚駭散追斬無數繫布馬尾卽束葦牛後用於車戰而利然無穴城之勞故尤便與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宿客舍舍人不知是

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桓蔚之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劉毅殺昌及劉毅被裕討夜走投寺寺僧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嘆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蘇子由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章子厚以爲强奪民居下郡按治及子厚責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當鞅輩快其令之行指撝如意假令知有後災猶將不恤正如索元禮鐵籠周興火甕不得辭矣東坡云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矣予謂鞅無及也章子厚事尤似劉毅獨不傳其悔與否爾

張宣公論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時事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此程氏說胡明仲旣於讀史管見述之矣觀晁氏客語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或記先儒遺論也

留侯晚謝病呂后劫之使畫保護太子之謀淮陰侯遭誣后與蕭相國謀縛斬鍾室彭越徙蜀后誘致洛陽併夷滅之威震外廷漸無帝矣帝亦憤不能堪后迎醫卽嫚罵不使治病樊噲呂氏壻或云黨呂卽欲斬噲后方偃然自專問百歲後代蕭相國者枚數而未肯休豈窺帝腹心所托而將翦除之帝崩后不發喪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毒機之發不可禦矣天祐漢祚幸酈商有聞危言動之姦謀旋沮否則絳侯諸大臣且不自保何能須臾爲漢計他日商令其子紿呂祿解兵

屬太尉史云絳侯丞相使人劫之由前事而言商何必劫哉
余謂誅嫪信越時后既包藏禍心及謀族諸將其迹始暴酈
將軍此事最有功於漢當表出第不知樊噲若在欲不負漢
如健婦何
文公與陳同父辯諸書大概謂漢唐之君或不能無暗合之
時全體只在利欲上同甫力爭不已接五峯胡仁仲荅樊茂
實書云天理純而人欲消者三代之興王是也假天理以濟
其人欲者五霸是也以人欲行而有暗與天理合者自兩漢
以至於五代之興王盛主是也存一分之天理而居平世者
必不亡行十分之人欲而當亂世者必不存其說久已粲然
第文公於漢祖唐宗外未必例許以暗合也同甫謂近世諸

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亦能久長是千五百年間天地架漏過時人心牽補度日豈非若胡氏之說固所不取陳君舉又議暗合兩字如何斷人決無全然不識偶然撞著之理葢將平朱陳之爭而乃類向其說者讀胡集因記其略

王子淵上聖主得賢臣頌曰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史云上頗好神仙事故褒對及之以諫大夫使益州求金馬碧雞之神顧不可言耶使不道病死矣以復命其進也當先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遂以文章奏技左右能寓辭諷勸已甚賢於時人況漢士大夫尤以過家爲榮如嚴助朱買臣皆會稽吳人

武帝問助居鄉里時助對家貧爲友壻所辱願爲會稽太守帝又謂買臣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拜會稽太守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司馬長卿成都人遣諭巴蜀縣吏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榮子淵固蜀產出處非必盡類長卿想當銜命而歸鄉邑誇羨其得意何自強其勿往哉

漢朱博爲琅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晉庾翼少有經綸大略杜乂殷浩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以俟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此皆玩侮之言古人事君治民皆法堯舜朱子元一健吏安能知之獨庾稚恭事有可論

人因他日殷深源北師無功許以先知且料其始之不取察玄言之非實也第又嘗請爲司馬軍司而不就後復致書舉王夷甫責之必強其出誠未忍違時望耶杜乂者元凱之孫有盛名蔡司徒王右軍咸稱之位不過襲爵丞掾莫詳其行事稚恭持論要是矯俗而已非若漢太守以教習拜起媪大儒耆老尤不愛諸生故作無顧忌語對儒吏後世誦之其當時自待無乃太薄矣

薛宣過彭城子惠爲令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吏事門下掾問宣不教戒惠之意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夫教者謂謂不必教不教者吏事吏事何可不教陳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其

子咸抗直刺譏近臣乃晩賂陳湯求入帝城𦉼屏舊聞終誤之與宣所至貶退稱進號黑白分明子爲縣不過則已旣過之況留連涉日乃若有所避諱何以出對掾吏誠不可學獨不可使去耶子揣官意正視吏道爲易而平居非無家庭習聞之詳方且憒然莫悟一旦進之莅官之地望其悱發於父訓必不能也爲令而始學吏教亦晩矣當時爲之早議去就乃善爾或言萬一宣子憒申咸議乃翁至創其面父子坐累疑不教之驗將教之不善寧勿教遂不教之善可乎然使宣第能教之以吏其賢於教謂者幾希蓋當時能以吏教子多有人矣無以是議宣也

王莽聞城中饑饉問中黃門王業業領長安市買乃以所賣

粱飯肉羹持入曰居民食咸如此唐玄宗憂雨傷稼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陝民訴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閭閻不通之情若斯者衆聞往時易楮幣以一寓三或言民間患物踊時相命以一劵市飯至則可十八食遂詰言者之妄事何必隱微而後難知也

讓美德也而至不讓者隱焉非讓之罪也似乎讓者之非讓也漢西都羣臣議王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安漢公益戶疇爵邑莽稱疾固辭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賞功寢置臣莽於是詔以光爲太師舜爲少保皆益封萬戶豐廣陽侯爲少傅邯承陽侯四人旣受賞莽尚未

起羣臣復上言乃詔益封二萬八千戶爲太傅號安漢公莽爲惶恐不得已而受策讓還益封復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封侯賜爵邑其爲謙恭不既多乎臥疾久之逡巡受命當時莽志寖露事在篡國以前是足欺世矣後有郭威得無彷彿其意伐叛河中策勳還朝隱帝賜之金帛衣服玉帶鞍馬威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偏賞之乃遍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獨賞威辭曰運籌建策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鬭在於將士功獨歸臣何以堪之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

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恐藩鎮觖望又加高行周太師安審琦太傅符彦卿太保劉崇馮暉李彞殷兼中書令錢弘俶尚書令馬希廣太尉慕容彦超劉銖高保融兼侍中孫方簡劉贇同平章事時將帥以專功伐能爲累以内外叶和爲難威成功不居雖古盛美無加也不圖變起於中乘危致篡或追議其類莽矣故胡氏評曰不待他日卽位班賞已收中外之心方其赴鄴言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推心任之彊埸之事臣願竭愚駑果非由綢合之私 以孔明之於禕允自任哉威之讓或異於莽莽飾名威市恩莽 篡漢威則漢不謀誅之未決其反猶有以自解耳然賞賚徧及將相耗費無名尊官例加藩鎮國 藪假令發於眞讓亦何

取也況迹其心未可知矣近於讓者惟元朔間衛青以功拜大將軍封其子伉等三人列侯青謝曰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何敢受封武帝詔封公孫敖合騎侯韓說龍頟侯公孫賀南窌侯李蔡樂安侯李朔涉軹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李沮李息竇如意賜爵關內侯皆以從大將軍有功者青嘗謂人臣不敢專權又謂人臣何敢招士暮年權移客散能以勳名終而分功裨校各案其實非若泛覃恩澤者青之讓人知其近乎讓也以讓爲不讓者又莫如曹操建安間方爲司空冀州牧遽下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其勞吾何

以安焉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爲列侯餘以次受封通鑑綱目書曹操封功臣爲列侯嗚呼操人臣也列侯漢爵也其賞曹氏之私勞耶以漢之功臣賞於曹氏君命不足用耶操之讓人知其不讓者也讓易知以讓爲不讓易知不讓似乎讓獨難知莽威同似乎讓而威難知於莽與

赤眉衆尙十餘萬人光武陳兵雒水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曰臣等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諸葛武侯生致孟獲使觀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陣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

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自世以詭詐爲兵如拙於弈者幸敵之迷誤而取勝不能使人心服光武武侯之所爲善服人者也晉荀吳伐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三月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漢君臣其知此矣

晉陶淵明傳義熙末召拜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常造之稱疾不見弘每候之廬山遣其故人齎酒先於半路若邂逅然引酌野〇案原本作地據本傳改亭弘於是進謁遂窮歡宴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潛乃於座伸脚令度之

相傳李林甫爲相若嫉其人即以倡鬼日除授無得免禍或疑宰相之所不樂何必以凶日中之孚聞周史佚請擇日立

叔虞蕭相國擇良日拜韓信東都建武閒爲伏湛勅尙書擇拜吏日豈惟示謹重之意且欲保其終吉事近厚矣小人反是無所不溝安知不故求惡日哉唐劉瑑自河東召還宣宗視案上歷日爲朕擇一令日瑑曰某日良帝曰卿可遂相大中賢主之所爲幾乎古

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不受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大定錄云震開平元年侍郎于競下及第李肇國史補得第謂之前進士摭言又註韓中丞儀詩今日便稱前進士如留春色與明年按此唐以來初擢第者通稱前進士韓文公墓碑云孤前進士昶蓋文公長慶四年卒昶方於是年李宗閔下擢進士第後唐

李龍少以文章知名既貴刻牙板金字曰前鄉貢進士雖表其榮名亦唐制之餘也

梁太祖問吳越進奏吏曰錢公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喜曰眞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

范文正公帥延安夏人相戒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謂雍也東坡以月石研屏獻子功中書涵星研獻純父侍講有詩云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棲窗櫺大范怨長謠語出月脅令人驚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子功諱百祿純父諸父行乃有兩大小范也

子由賦毛國鎭生日詩云生日原同小趙公自注世謂叔平大趙參政閱道小趙參政大小之稱一時假爲差別若華陽

之葩出於一門猶漢上郡歌大小馮君與元憲兄弟呼大小宋是也

溫公爲張文潛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止校錯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張芸叟荅孫子發書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曾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溫公所言學者之通患盍以何學士王勝之之事爲讀書法

古人遇事各從其分而應之則無失中之患司馬公辭宥密

之命與呂正獻公同居洛正獻起知河陽乞在京宮祠裕陵大喜遂召還或疑二公出處優劣程先生云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也不得不退處文潞公拜平章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先生以師道自居每講色甚莊泰陵畏之潞公年九十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或議先生之倨視潞公之恭爲未盡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留丞相紹熙之末自相位逃趙忠定力贊內禪或以二公處變不同問於范仲黼郎中范曰趙丞相同姓之卿也留丞相異姓之卿也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文昭語眞文忠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曰公宗臣當思所以謀德秀特朝廷一議論文臣

爾是數者劑量所處豈無醇疵未可以輕議抑知人之識其分爲不易耳

溫公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又書曰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郎題嵩山語而愈誠愨蓋公一舉動無時不存此意康節稱君實腳踏實地人公自以爲知言信哉

康節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張宣公稱下句極是上句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范忠宣公云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文公稱上句自好下句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案原本遂誤作迷又脫去而字推字語氣不完今依朱子大學或問補正使亦如我之昏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

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于以是歎修辭之難先儒立教不敢秒忽放過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語本劉高尚云記宣公之論者以爲康節語錄傳訛此其微爾司馬光爲耆英會序云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再矣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筆談亦謂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游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今考修香山故事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罷相後以司空致仕年七十七思樂天洛中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欲繼其事爲宴集故相宋惠安公吳僧贊寧預焉會蜀寇起而罷其事當在京師至和間杜正獻公亦已致仕與凡老年得謝者爲五老會

其事又在南都謂再會洛未詳後是如米元章九售老會序云中散大夫河間公靖鎮吳■■乃闕羣齋會九售老則其事在吳名氏且未悉著獨潞公以元豐五年尹洛爲耆年會凡十三人可以踐唐賢遺躅而過之矣又元豐初趙淸獻守杭趙康靖自南都來年八十一共游湖山爲二老圖淸獻時七十一程給事師孟守越又減淸獻一歲嘗同唱和淸獻謝事過之因增程公爲三老圖盛哉承平典型也渡江以來有若史忠定六老圖周益公二老堂會淸時勝事各擅一門豈惟家庭之慶又有劉汭者寫益公與兄乘成居士必正楊文節爲三老圖平園誠齋集有詩亦廬陵佳話也

王沂公以簡紙數軸送人皆他人書簡後截下紙晏元獻公

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嘗戒其子弟諸公皆身處貴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者何人語以古事未必不毀薄梁東莞臧逢世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末寫漢書見顏氏家訓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苕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涪翁之稱古有之矣不始於魯直也芥隱筆記引援亦同余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一書為證

當別有考也

陳福公在相位欲營居第視其圖以爲高悉裁損之制度甚庳董役者云宰相門不高大無以容車馬公曰吾今日有閽者二兩世後吾門扉要使小婢鑑輩可開闔爾當與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俱爲美談乃所以遺子孫也水心集劉正字墓志云居室尤陋不改于閭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生而四方之過莆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予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也福公與劉皆莆人士風殆近古二父者賓之夙復之朔建翁名起晦復之子濬夫尚書諸祖父葉公之對雖似謔實賢其不變於俗也或曰乾淳諸老典型自

別不獨甫士風近古也況福公賢相乎
李仁甫侍郎淳熙間因阜陵論先儒從祀當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謹庠序之教始遍郡國立學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歐陽修倡起古文擯斥異端視唐韓愈無媿嘉祐治平之間人才特盛修所長育成就為力居多而司馬光及蘇軾風節彌高其學術專務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流離顛沛之死靡憾蓋似孟子當安石萌芽唯光軾能逆折之見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軾著書傳與安石辯者凡十八九條尤為切近深遠其用功不在決洪水闢楊墨下使其言早聽用寧有靖康之禍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軾斯為允當并及仲淹修亦無不可又言昨蒙聖

諭欲升先軾配享於堂輒疑陳瓘斥王安石逆像獻否聖諭
謂若親酌獻則甕遷其坐於他所君臣之分終有未安先軾
必不敢當此禮只用世次先後使繼韓愈亦無降抑按道命
錄雜記等書趙侍郎粹中乞去王雱擇本朝名儒列於從祀
上諭以范司馬二文正歐蘇二文忠李公以爲可趙衛公主
之且謂范公自以功業名歐公當時亦微有玷不若止用馬
蘇而升於堂上龔季一參皆不以爲可蓋躋祀堂上附舒王
近此固無怪本以矯學術之弊此揚彼抑不[illegible]其太過者
尊尚之至則可見矣讀巽巖集中疏雖或推揚上意其秉禮
守正善於立論也時則周程未暇議端平間李公之子季允
樞密在從班奏卓然爲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者十人胡

翼之孫明復與邵周張二程氏而司馬歐蘇預焉請下經筵秘書省國子監議未詳覆孰可否迨淳祐而周張程從祀又咸淳而司馬邵氏始亦從祀若范歐蘇文章名節世論道德性命欲引而合之無由也郎李公所稱已於范歐蘇有所區別矣亦各從其實與

謝上蔡之孫曰偕其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黃子耕守天台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田宅楊龜山之家旣賣其宅四世孫子復病之爭訴紛然余景瞻守南劍曰有司用交易法耳安能空手以得自至郡列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之修補其漏闕又職子復於學以廩之見葉正則所爲祠記吳明輔用此二事跋樓大防參政遺

族孫帖故宗遺胄忽焉淪墜或不俟年數之遠陸務觀顧以宋廣平沈義倫之後湮爲卒兒爲僧不勝慨然異時賢士大夫每於此盡情而錄後卹孤具有故事茂陵詔求伊川程氏後池州申直下兩房子孫曰觀之曰源於是觀之補大理選限登仕郎充池州州學賓月廩給以奉祭祀源赴吏部銓量補迪功郎漸遷二令監丞時又命陸文安九淵之子特之沈端憲煥之子省曾俱讀書祕省實嘉定十六七年間葉氏聞見錄云源鬻米都門外有■以干當路者著道學正統圖以考亭之後勳入當路姓名遂授初品而吳大禮紹定封事有云如程源如沈省曾不識一丁字未三五年與之貳郡乃布衣韋帶之士勤苦燈窗馳驅仕路有二三十年不可得者

張端義封事亦云秘書省讀書朝廷異禮待天下遺逸之士假借先儒之後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學者飲恥而沒或謂指省曾輩也表賢者後盛時美意猶不免於異論事何者無弊使世家果有如程氏子拔之寒微正未可議抑處置在適中爾

前輩有兩黃裳皆爲端明殿學士其一字冕仲延平人元豐進士第一崇寧禮部尚書其一字文叔蜀人事茂陵潛邸爲翊善劉潛夫作衢州開化芹澗橋記云端明演山黃公裳少過之有更高千萬丈還我上頭行之句遂爲詩讖演山以德望重朱文公見而屈膝不專以科目重也按文公年譜乾道三年如長沙訪張宣公道昭武謁黃端明先之以書云將頓

首再拜於堂下伏惟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下弟子之列此正黃通老尚書晃仲亦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以有官降居次官亦端明殿學士如謂演山則晃仲是也繫年錄書建炎四年卒文公似不及見或劉別有考益識前言往行近推莆田大老不容妄論也

景定五年明堂禮成恭謝大乙宮賜宴齋殿教坊伶優舉經語以戲刑部侍郎徐復引孔道輔使契丹責以文宣爲戲故事請誡樂部無得以六經前賢爲戲予讀東坡通守杭州寄呂微仲詩自注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嘗令作之以爲笑詩云堯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刑存使事切矣謹厚者顧疑焉朱文公在講筵優人王喜時於上前效其行

止進退以爲戲用事者欲賞以閤門祗候上將從之侍郎誦言將入諫命乃寢是不可不禁過也劉假爲燕笑之樂乎

淳祐五年兩浙運司物料官郭嘉卿年八十五請休致特改京秩賜號繼一處士官其子自中仍召對禁殿以詩賜之羣臣皆和又御書扁其居曰沖庵

端平臺諫吳叔永直院與唐伯玉少卿帖云端平更化以來上親擢臺諫者三秀挺如舜俞方毅如賴叔端亮敢言如徐直翁杜成已與季永弟最後方德潤猶强人意惟都運倪侃其直誾誾其爭乃能扶頹綱起敝化力爭是非於嘉熙初元眞得所謂諍臣七人矣舜俞洪忠文也賴叔王忠文也一字去非直翁徐忠簡也成已杜清獻也季永吳侍郎昌裔也德

潤方忠惠大琮也伯玉唐少卿璘也予所聞端平臺諫幾二十八矣

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子文季番陽姜夔堯章三山黃景說巖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自謂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或評樂天黃醅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老對月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煑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而後用文季宗正巖老大理皆少卿嘗嘉定間姜止布衣

東坡松醪賦李仁甫侍郎舉賦中語謂東坡蓋知之矣又云

東坡既再謫親舊或勸益自儆戒坡笑曰得非賜自盡乎何至是顧謂叔黨曰吾甚喜松醪賦盍秉燭吾爲汝書此倘一字誤吾將死海上不然吾必生還叔黨苦諫恐偏傍點畫偶有差訛或兆憂耳坡不聽徑伸紙落筆終篇無秋毫脫謬父子相與粲然松醪賦之讖渡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驗生還也

太史公推戾太子之生在建元崔尤竟天命將出師之年東坡推富鄭公之生在景德始盟契丹之歲人有關於世運之盛衰其生也誠有所自矣前人肯爲臆說哉

何子楚春渚記聞云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門閭云吾昔年曾任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

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余得其家七歲吟敘讀之則其事實左丞之祖太傅軫字齊卿者也序云祖父疾革與諸兒方臥牀側遽呼起熟視之曰汝能賦詩二聯以稱吾意乎公口占二韻立成皆神仙語祖父視詩大喜曰瞑目無憾矣詩云昔年曾往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到人間故非世俗之語也太傅祥符進士官吏部郎中直史館嘗守鄉郡壽七十七序又記其辟穀十年鍊丹九轉鶴去青衣至三日而化事尤奇怪豈以爲初年詩語之驗然不謂始不能言忽題壁間且非左丞之父左丞以國子博士贈太尉珪自爲廉叔父也無云父規少師者紀述易譌如是

左丞之孫是爲務觀待制甫七歲父少師指烏命賦詩遽對曰窮達得非吾有命吉凶誰謂汝前知事見家語此少師又丞年之子京西轉運宰字元鈞也吾鄉陸氏最稱故家詩禮之澤深矣世以穎悟早聞於時亦盛事也

洪武四筆云紹興十三年勑令所進者删定官潘良能李成游操存誠沈介得和伯兄景伯皆爲秘書省正字同日供職少監秦伯陽言一日四同舍姓皆從水旁嬉有一句願諸君對之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無能對者因記得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夢人告異日當爲翰林院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元熙中除學士同時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

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綍為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可同否也予觀桐陰舊話云元章簡公厚之嘗夢兄弟三人同為學士然厚之終鮮兄弟嘗疑之及與宮師楊元素同在翰苑故事具奏不出官姓一日因簽奏事乃恍然記昨夢蓋三公名皆連絲旁也宮師即持國參之筆談無陳鄧二公韓無咎記家世舊事庶幾得實石林詩話又云元厚之知荊南夢至仙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入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其

事莫詳於此然亦不著陳也存中紀之異事之目在當時傳聞固應無差景盧猶謂未考史錄前賢考究不肯草草多類此也

王龜齡詹事記人說生前事其略云予少時有鄉僧每見必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予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汝祖母賈之兄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汝父母昔以無子爲憂政和壬辰正月吾師卒汝祖夢吾師至集衆花結成一大毬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娠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故云又種蔬詩云前身老闍黎蔬氣端未除詳著梅溪集古昔此事良多陳氏捫蝨新話歷數房琯

爲永禪師婁師德爲遠法師張文定公游滁州瑯琊山寺得楞伽經偈而悟前生東坡游杭州壽星寺入門便悟曾到春渚記聞又以坡前身五祖戒和尚見於魯直涪陵刻石所記往往於釋氏輪回本其家法爾坡詩自謂前生我巳到杭州到處常如到舊游李之儀云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晚和歸去來辭始載其語要是胸中自負如此魯直爲千載人百世士之評的矣周益公奏事錄記汪聖錫端明云幼年初讀陳無巳集有代人乞郡劄子一見便疑爲代傳堯俞作後閱傳集東然乃知宿世讀書之說可信聖錫疑無巳後身也賢哲曠世而脗合豈亦其志自許三生之前不可盡知也李翺謂退之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或若識環之類耶

李氏雜記云乾道末孝宗夢人告曰欲恢復中原非王淮不可於是季海方再入爲少常遂除正字歷內外制不二年而執政卽至左揆凡在二府十有四年一朝大臣所未有也余觀王魯公行狀其初紹興二十八年自密院編修遷校書郎未嘗除正字及居諫省以憂去乾道三年自福建轉運再入秘書爲少監出守江州八年自浙西提點刑獄三入朝爲太常少卿兼內外制由西掖遷學士淳熙二年冬拜樞密遂秉政第自少常執政亦涉四年且非再入記錄易訛如此婁彥發議張全眞參政謚謂高宗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一宰輔以形貌肖公歎賞莫及後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既以賦形偶類簡思陵之知復緣夢寐致阜陵

汪倚之重果若前二八說天幸可數遇邪

愛日齋叢鈔卷二終

杜詩結語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馬行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筍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蕩蓋全法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豈小力量敢道哉不惟此爾遣興云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喜雨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翼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坂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只今多擁隔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大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晚登瀼上堂云安得隨鳥翔迫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早秋苦熱云安得赤腳踏層冰後苦寒云

安得春泥補地裂同谷縣歌云安得送我置汝傍多壯語也會見詩話稱陳無巳詩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較之劉長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蹈襲

鄭穀夫草宮相制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詩宮井城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鄭矜敏捷趙乃思退辭致各清麗侯鯖錄記鄭俠上書事作丞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余聞劉潛夫端明少年落梅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遂得罪比與似不相遠所遭乃自兩途也

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就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東坡九日云要適忘帶足適忘履却作讀似與莊子意別亦是不爲古事所使也

荆公詩多舉貞觀甚追懷盛時託與前代使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行云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破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爲寃路傍年少歎惜汝貞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少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

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傷今思古之義具焉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爲憂勤衰願爲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鬬雞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爲謹厚君子顧不可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孫爲紹定巳丑秋天台水災而作亦用荆公語其聲愈悲矣

李伯玉續漢老參政之子號萬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後莆田林子真同子常合賦梅十絕句劉潛夫端明喜其有志爲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別課百

首不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卷劉公題其後有云和篇疊疊逼袁陳肖犯齊梁一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製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什襲至今集中可見者益以賦詩答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魏司理定淸仙溪陳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後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苟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負萬年之句雖老大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粹衆長倩他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淸江谷隴徐用虎晚和者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別爲義疏劉公復有答以詩者併舉其槩於林

知錄仲嘉云直須著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詠梅於吳堯云即今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一聯於趙志仁監簿仲白之子時願云詩至山中不可加即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別號於何謙云字字追還水部公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元吉云處士骨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向聞香請君摘出驚人句玉篴橫吹入樂章於方監鎮楷云百首初成六十餘朝塗真政費居諸於王教県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挾冰霜直探寶藏珠盈掬倒瀉金莖露浣腸於三山林天麒云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反璧錦爲囊於方至貢元云貧兒離下看花窠曾見千枝玉雪歷盡得逃禪三昧尘詩如無住一聯多於方崇制幹云出香影外別商量盡擷精英發祕藏難

把微酸諸泉口只消一白費宮妝於陳斑判官云抹黛村眉嫌醜怪約黃宮額費粧塗於袁卿相子云百篇端可補詩亡於總管陳汝一云和者有摩似堵墻君侯殿後獨軒昂集中不著酬答而賞和韻者嘗復幾人矣梅絕句以十計惟楊公濟蟠通守錢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劍南詩亦兩賦十十而百李氏之後莆田唱酬爲盛

讀東坡詩天形倚一笠地勢轉兩輪五霸之所建毫端棲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所見者眞超然萬有之表較韓詩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閲有吞奪千萬壙壓其顚此更壯偉矣又如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又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承

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此老眼目如許廣大收拾句語中決非小力量也少陵登慈恩寺塔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亦此類歐陽公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浪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却是先得東坡鑒空閣詩意度

張季長縯賦梅自序云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夢隨影瘦溪橫月詩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又和張惠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人寂寞為誰香薛元發屢相歎曰清語也後在雙峯戲和陳齊正詩云醉餘斂擁橫枝睡夢破香隨淺笑來查元章偶見之笑曰韻語也舉酒相飲今十

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爲梅賦詩徘徊月庭雙樹盛開幽香襲人偶成一章刻琢之詞不能爲子淵元發所稱而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爲元章所笑老懷貞如止水也詩曰向來懶不賦梅詩禪榻忘機鬢已絲月戶忽逢雙玉立春風又見一年期樓高縹緲明霜影竹冷横斜浸雪枝尙笑閒塵除未盡暗香猶著夢魂知今劍南集有次韻張季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鵝黃上柳絲萬里西湖驚目斷二年東閣憶幽期揷瓶直欲連全樹簪帽憑誰揀好枝一味淒涼君勿歎平生初不願春知務觀在蜀與張厚善暮年猶懷之不已閒寓於篇什起修史時且欲引類不果或云季子季章參政其壻也

褰衣步月踏花影烱如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曾直詩也古今描寫月中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陸務觀詩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著鞭用此視世間事稍恢廓矣文公答陳同父逢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焉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用意不大相遠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

我躬東坡詩話亦有此語

林肅翁序樂軒詩筌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柰何噫是摹擬舒元輿之作邪葢元輿玉篆銘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洪景盧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山賦云邑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啟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昌黎詠筍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鑾城凌霜稍自得貞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亦謂筍也周禮大司樂孫竹之管注云竹枝根之末生者疏言若子孫然荆公離落生孫竹正用此東坡檳榔生子竹生孫自註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益竹孫也則別一種竹題竹閣蒼然猶是種時孫是以竹之後出者爲孫又謂兒子森森如立竹此因子孫之盛比竹也

退之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麕麞肉於熊豹肯視狐與狸此言虎恃儔類之盛百獸畏服因得逞其大毒微細不足充呑噬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此言虎恃其威力以

壽儔類至於孤危先食熊豹之父子而終自食其妃與子凶禍之應也狐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頭此言虎已失儔類狐鳴鵲噪而猴入穴可食熊豹亦得搏噬之但能悲啼而已向之暴惡安在哉以猛虎雖云惡起至此云誰云猛虎惡威力不足恃如是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此終言虎之惡極矣失其儔類取死宜也當其縱暴何有於物一旦索然求免無所彼惡之不及虎也可以孤立自肆哉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此又言人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實致禍之道虎坐失其儔類遂以殺身人苟棄其親故烏能自存始云亦

皆有匹儔中云匹儔四散走末云虎坐無助死一篇照應處義主風刺謂爲李宗閔作或辨其非是胡邦衡有詩云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必有爲而述此如少陵詩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韓詩詳著寡助之禍杜詩直寓夫失勢之戒當互觀以爲世勸

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心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頗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淵子詩乃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却

買端州占硯輒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
荆公兼并一詩人議設青苗法欲富民之利實本於此其詩
云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之斗魁賦予
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
掊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
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是其意雖主抑兼并而又不
欲官爭民利如寓言詩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
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
挫兼并此正公所主新法而乃以挫兼并爲非二篇首尾已
似異又發廩詩云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
窮兼主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

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要其立法豈樂於病民特欲自上制其貧富使之稍均豪强無以擅威福耳古制甚難復而易倣徒爲感世變者深訾也又如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法利害詩豈嘗權其子而爲民父母收鹽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意尤惻然者或謂張景温權解鹽之法公卒主之顧不計民情何如哉前輩論之悉矣公詩云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拔詩亦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吁書何罪也柳子厚云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更嘗之餘能發此意卽善矣

昌黎題楚昭王廟邱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木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感慨深矣蘇冷然洞金陵詩

龍光寺裏只孤僧立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雞籠山上望一間茅屋晉諸陵末語慘然類韓公

少陵除架廢畦詩各存興寄除架有功成者退之意而秋蟲莫雀則不悟盛衰者也廢畦有物窮則剝之意而悲君白玉槃謂時過則賤可貴盛時一失爲足惜也注詩又別有取義

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廷秀詩也一關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後山霜皮脫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此殆楊廷秀學詩法故數以爲喻文公報鞏仲至帖云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

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之云關當異乎楊之說正爲學詩者設如半山之視唐人直論向上一關爾

宛陵集中賦石昌言白鷂圖詩雙睛射空眼角聳筋爪入節韝絛垂翅排霜刀毛綴甲雪色愁突秋雲披當時始得不知價朝發海東夕九疑世爲奇俊玩不足奪質移神歸畫師而今推向深堂上燕雀屏絶寧來窺畫師黃筌出西蜀成都范尹能具知范云筌筆不敢次自養鷹鸇觀所宜毡毛植立各有態剜奇剔怪乃肖爲尋常飼鷹多捕鼠捕鼠往往驅其兒其兒長大好飛走其孫賣鼠迭又衰范君語此亦有味欲戒

近習無他移此即事垂戒異夫品藻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黃筌事於景仁按東齋記事黃筌黃居宲（案原本此下衍居寶二字据東齋記事刪）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爲翎毛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眞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旣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爲業者其所遺習不可不愼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弈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遺習豈可以不愼哉予嘗爲梅聖俞言聖俞作詩以紀其事葢即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以來故事遂亦具載當以爲宛陵詩箋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云編唐人絕句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復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叙云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又云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叙有云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注者謂韋孟傅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河梁上作

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說詩句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爲六言按文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永子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八體製固先矣

東坡賦拄杖必以聲言之如柳眞齡鐵拄杖云忽聞鏗然爪甲聲又絶句莫嫌犖确山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和文與可洋州園林橋下鯈魚無數在識君拄杖過橋聲昔少陵桃枝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鏗有聲於鐵杖尤佳

少陵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解得空字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

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得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便如少陵天育驃騎歌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在退之雜說云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是非少陵句箋釋乎

曾直過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當用范史楊倫語倫爲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三國志司馬法將軍死綏注王沈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梁馬仙琕曰有留死一尺無却生一寸今蜀本黃詩外集註於此句略之

昔賢著作非必有意古事自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鑿則鄙矣故難

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呂居仁云忽見雲天有新語不知風雨對殘書靜中置心眞與見聞無毫末隔礙始得此妙

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貧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窻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意大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石菖蒲長水蕉開莊嚴君事爐煙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視荆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見

穎川集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

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告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爲孔毅甫學士建中靖國間作以見夫爲賛夫亦云其子傳正安詩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復註詩乃蘇子由作蓋誤指爲毅甫矣按紹聖初子由以策題引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及原情終是愛君之語罷起居郎又以爲給舍附呂汲公與子由謫監光州鹽酒稅再竄連州初章惇復官將召用吳不書黃惇既相必追仇也然去國本坐行子由責詞蘇公註將論事或槩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此遷謫也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

郎論使事之工則此勝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足以戒盛滿而意似迫促程子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能及

陳無已放歌行曾直以為顧影徘徊衒耀太甚予謂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誠太衒耀說與旁人須早計隨時梳洗莫傾城亦既感悔矣老杜不嫁惜娉婷五字無已衍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却不入選豈嫌其自鬻邪無已措意偶類此用曾直法評唐人故亦過呈甫冉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語獨含蓄

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放柳枝答劉夢得詩也誠齋楊氏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閱世變中有感傷此靜中見動意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他時要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三筆論蘇公謫黃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爲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寫眞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

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而跋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則東坡之名非偶爾暗合也益公襍誌亦稱蘇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乎因諸詩之作而考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時

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註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用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膠西和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眞或謂此自屬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薇花絕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深淺孰有孰無較勳名富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効於當

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爲同迫其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爲守登侍從庶幾出處老少晚節閒適安分寡求爲同若樂天聲伎之奉固蘇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楊枝別樂天豈誠過之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作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近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文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論所處同異今盡鈔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第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凝師

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
投老刺杭蘇湲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
固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選水隔城來不
得不辭筞杖看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
共伊家鬭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樓大防評不惟
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葢隱寄永懷之痛黃魯直亟稱之師
川乃德占禧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沒於兵呂居仁
亦有雙廟詩云念我不量勢力微本自不辱國士知大厦又
非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慨爲往昔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魴
魚歸亦不往弔湘江纍死後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

別會意

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其一云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從歲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内窺深深息仰視寘寘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其二云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噂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扳二千年汞條起衰颯念烈倘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失任挽踏莫作隨侯珠彈射墜埃壒陳君舉有寄題抱膝

齋詩稻粱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爲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墮碧梧鳳鳥去無跡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忽然一長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在民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鬢髮又半白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問門外蓬蒿若干尺同甫復因書求題咏於文公有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牀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又不自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

晤也去僕已別賫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叢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伺旦夕有意思却爲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之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又因書促之云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

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意已寖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妝撰而排連也只欲眼前寫景色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為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邪其後猶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個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閒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迨紹熙癸

丑幾十年訖不許如晚諾陸務觀老學菴銘亦不復肯作先儒語默間各有劑量也

淵明五子儼俟份佚佟責子詩曰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黄魯直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嘆見於詩爾又云杜子美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葢爲不知者詬病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按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

半婦言旣不用還有責子歎蘇公肯亦效癡人說夢邪予謂淵明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華簪時當初有儼也又命子詩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益所謂阿舒者先長而名之末語正近責子意其成否則天也此所以爲淵明之達在彭澤送一力助其子薪水之勞與儼等書有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

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汝輩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則知儼輩固能服勞家事特學業未可知爾觀遣力給其子則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戒儼等同居同財則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豈任其自爲賢愚者責子詩聊洗人間謷子癖少陵東坡亦戲言之非不知淵明也

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退之過連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劍南詩中亦云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野雉帶箭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雄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將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先儒云此寫物之妙令讀者如當時周旋其間以爲快或評汴泗交流詩鋪敘擊毬之狀同

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于木派別黃香字子金後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傅清風度處越黃香集古人姓字爲對偶又自註顧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爲花補傳也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成綠陰人多傳誦却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

椰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
劍南囊中聞蛙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兩屐
五車書咏物之工略同機杼識者但課其高下爾
少陵羌村第三詩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
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
淸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
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又贈衛八處
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
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
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
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艱難之時道情離合莫詳於二詩一爲客至而作一爲訪舊而作論步驟有相合處乃其次也羌村詩或以之比淵明飲酒詩中語然如淸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其爲閑暇非少陵所能得者

玉川子月蝕詩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矢辭而責之不若詩大東後二章歷舉牛女天畢東啟明西長庚南箕北斗以寓歎恨之情古人造作各存法度考索具見今但訝其怪放而已退之三星行郤正用大東語

東坡初在杭賦吉祥寺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

頭後在膠西答陳述古絕句乃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距在杭時五六年意態遼不同遂反前詩言之未必不感吉祥舊游也

退之自云今日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荆公遂謂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又直用退之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之句退之此語爲崔立之作蓋譏其投贈之多非若前感春詩中十四字乃歎已也劉彥沖亦云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

西淸詩話記二詩其一方澤阻風絕句云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閒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謂其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劍南採蓮絕句云

雲散青天掛玉鈎石城艇子近新秋霧鬢風鬟歸來晚忘却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葢頭歸見唐絕句

老杜古柏行劉平國嘗評之云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功我踞得其地裂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机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今此古柏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鴟鴞也螻蟻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亦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心計較竊恐不足以見古柏之大乎詳其義若謂其心堅苦未免受小

人之侵陵雖不遇而流芳餘蔭猶爲善類之所依歸也據是言之何病乎樹之大而疑其計較苟以鸞鳳鵷鶵螻蟻蛟龍皆巢穴中一物任其去來爲大則一無揀擇寧不失斷制之義而有類乎兼愛趙注以螻蟻喻小人是矣又以公自況終接鴛鸞之侶釋下句理未通且分此爲三節自孔明廟前有老柏指夔州孔明廟之柏自憶昨路繞錦城東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柏自大厦如傾要梁棟總言兩處之柏起意以嗟大材之人且自況其身今就其說則此因夔州之柏而思成都之廟前云君臣已與時際會故應之先主武侯同祕宮古祠喬木視其存也想孔明之遇合見其大也興大才之不用以彼遇合而重不用之恨由其不用而後知如蜀君臣際會之

盛難得也志士幽人莫怨嗟不良不怨尤古詩法李方叔云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

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凜凜又作祖年悲節補洞仙歌結語荆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異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而又一詩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述壯老異情處猶前詩也

俗言宰相客位可納涼以炎暑有所不避也余義夫帥蜀題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來伺候諸公聊復忍須臾上句因采盤谷序語下句晉人事又本東坡客位假寐詩謁入不得去

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
鬚髯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謝太傅與王坦之共詣郗超
日晏未得前坦之欲去太傅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坡
又略轉其意用之時方通守錢塘是嚴事上官賢達不廢也
岐伯論候氣曰如侍所貴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遠

愛日齋叢鈔卷三終